

天涯诗海

把夏天寄给你

■ 林海平

蝉声在枝头
拧亮一盏绿
我把西瓜最甜的心
挖给你——
那红,是太阳
遗落的吻

萤火虫提着灯笼
去村口接你
蛙鸣是夜行的邮差
露水打湿地址之前
你已拆开
满手星光

而我只想,
裁一片会唱歌的叶子
让它踮起脚尖
轻叩你半开的窗
用叶脉里流淌的绿
告诉你
路还长,故事正青

张家界走笔

(组诗)

■ 路雨

■ 爱上武陵源

不屑于身边
自作多情的红叶
这云雾缭绕的仙境
让人流连忘返
忘却了尘世间的烦恼
多想陪你一生一世
即便要离开
离开的是具具躯壳
留下的是血肉灵魂

■ 金鞭溪

只一记鞭响
山石纷纷开裂让路
天空变得湛蓝
鸟鸣清脆了山涧
溪水清亮
鞭鞘
挑起朵朵洁白的浪花
流水无往
是不尽的乡愁

■ 回味鸽子寨

峰回路转
飞鸟绝迹置身其中
心悬一线
忘记了
坎坷与凶险
忘记了
行走的艰难
浑身冒出的虚汗
是脚下踩出的
飞瀑流泉

■ 宝峰湖

在宝峰湖
能听到每个人的心跳
能听到蝶与花的私语
四周凸起的山峰
仿佛都屏住了呼吸
游船上女子银铃般的笑声
不慎落入水面
瞬间引燃了漫山粉红
置身诗意的山水间
早已
忘却了世外的一切

■ 天门山

想象 凌空而上
给我一把梯子吧
想去攀登
借我一缕清风吧
借要去飞
此刻膨胀的身体
长满了羽毛
虚无如云
灵魂早已踱入仙境



树枝上的蝉。
蒙海龙 作

浅夏渐深,蝉鸣初起,闲坐窗前翻旧词,忽然发现,那些流传千年的词牌,竟藏着一整个夏天的模样。没有刻意的描摹,没有华丽的铺陈,词人笔下的夏,藏在平仄韵律里,藏在烟火寻常中,和我们如今经历的夏天,并无二致,读来皆是亲切,皆是心安。

最先想起来的,是《西江月》里的夏。“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”辛弃疾的这阙词,寥寥数笔,就把乡村夏夜的景致写活了。就像此刻,傍晚的风掠过院角的梧桐,带着淡淡的草木香,窗外的蝉鸣断断续续,不聒噪,反倒添了几分静谧。偶尔有蛙声从远处的池塘传来,和着蝉鸣,成了浅夏最动听的背景音,和词里写的一模一样。

小时候,每到夏夜,爷爷就会搬一张竹椅坐在院子里,摇着蒲扇,给我念这首《西江月》。那时候不懂词里的深意,只觉得“稻花香”“蛙声”,都是身边常见的景致,寻常得不能再寻常。如今再读,才懂这份寻常里的美好——没有盛夏的燥热,没有尘世的喧嚣,只有清风、明月、蝉鸣、蛙声,还有藏在烟火里的安稳与欢喜。

词牌里的夏天,既有清爽的风,也有缠绵的雨。欧阳修在《临江仙》里写“柳外轻雷池上雨,雨声滴碎荷声”,读来便觉清凉。浅夏的雨,总来得猝不及防,没有暴雨地猛烈,只是细细地、绵绵地,打在荷叶上,滴滴答答,像细碎的琴声。雨停之后,空气里满是湿润的清香,荷叶上的水珠滚来滚去,晶莹剔透,连风都变得格外清爽,褪去了白日的微热。

我总爱在雨后的下午,泡一杯淡茶,翻一翻关于夏的词牌。《破阵子》里



百家笔会

词牌里的夏天

□ 王婉若



月下老屋。蒙海龙 作

的“池上碧苔三四点,叶底黄鹂一两声”,恰是雨后庭院的真实写照。院角的青苔被雨水洗得发亮,浅绿的叶片上还沾着水珠,偶尔有黄鹂在树叶间鸣叫,声音清脆,转瞬即逝,给这安静的午后,添了几分灵动。这般景致,不用刻意寻找,就在身边,就像词里写的那样,朴素又动人。

词牌里的夏天,不只有景致,还有寻常人的心事与欢喜。李清照的《如梦令》,“常记溪亭日暮,沉醉不知归路。兴尽晚回舟,误入藕花深处。争

渡,争渡,惊起一滩鸥鹭”,读来满是少女的灵动与自在。浅夏的藕花,开得正盛,粉白的花瓣亭亭玉立,映在清澈的水面上,美得不像话。想象着日暮时分,词人在溪亭饮酒赏荷,沉醉其中,忘了归途,误入藕花深处,慌乱争渡,惊起一滩鸥鹭,那份随性与欢喜,隔着千年时光,依旧能感染到人。

小时候,我也爱在浅夏的午后,和小伙伴去村边的池塘边玩。池塘里的荷花亭亭玉立,我们踩着浅浅的溪水,摘一片大大的荷叶,顶在头上遮

闲庭信步

咫尺见本心

□ 牛婷婷



一碗荞面饸饹。
蒙海龙 作

地带。

带着这份先入为主的偏见,我缓步穿过古街,想去烟火市井里,读懂这座古城隐藏的秘密。

正午的平遥,阳光铺满石板路,褪去了厚重肃穆的感觉,满街都是鲜活的气息。巷口老店飘出阵阵麦香,我寻味而入,点了一碗当地最有名气的荞面饸饹。面条十分有韧性,吃起来筋道可口,加上老陈醋与秘制卤汁的调和,伴着葱花的香气,口感别提有多好。

老板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,闲谈时说起古城旧事。我随口问出心中疑惑:“别处古城,官商之间泾渭分明,平遥不一样,这里县衙挨着票号,财气贴

着官威,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。”

老板擦着桌面,笑着对我说:“你们只看到晋商赚钱时的风光,却不懂晋商能传百年的缘由。从前票号开遍天下,银两往来动辄千万,靠的可不是算计,更不是攀附,他们靠的是规矩。县衙管的是世间法律的底线,票号守的是商贾诚信的底线,一街相隔,是互相制衡,更是互相成全。”

这话语吹散了我心底的迷雾,也推翻了我心内的固有成见。旧时晋商走西口,闯天涯,跨越万里山河做生意,可没有现在合同的约束,也没有实时转账的保护,一纸汇票,一句承诺,便是托付。对他们而言,诚信从不是

光阴故事

妈妈的缝纫机

□ 刘力

整理妈妈遗物的午后,房间静得能听见尘埃飘落。屋角那台老旧的缝纫机,斑驳的机身深浅锈蚀,早已不复当年光亮。几番纠结不舍,终究还是把它当了废品,可它陪伴母亲五十载岁月,针脚里藏着的烟火、温柔与坚韧,早已镌刻心底。

母亲与缝纫机的缘分,始于父母奔赴白石山钨矿谋生的岁月。自幼通针线的母亲却执意添置此物,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它既能缝补衣衫、打理家用,又可充当书桌,一物多用,撑起简朴的日常,为单一的矿区生活添了暖意。

身为教师的妈妈自此愈发忙碌,缝纫机是她伏案备课的书桌,也是她善待邻里助人的舞台。矿区工人常年井下劳作,衣衫最易磨损,看到谁家孩子,工友衣服破损,妈妈总是热心地帮忙缝补清洗。久而久之,妈妈热情和善、针线活精良的名声慢慢在矿区传开。清贫岁月里,缝纫机默默运转,帮家庭撑起了细碎烟火。邻里乡亲感谢她的善意,常常送来果蔬菜肴回馈。一台机器,一针一线缝补的是衣裳,维系的是邻里暖心质朴的人缘温情。

每到年关,父母总会带着我们赶大集挑布料,除夕前夕温柔的灯光里,妈妈踩着缝纫机为我们量身赶制新衣。大年初一,我领着弟弟们穿着合身崭新的衣衫出门拜年,油然而生的是骄傲与欢喜。那份年少的雀跃

阴,追逐嬉戏,笑声传遍了整个池塘。那时候的快乐,简单又纯粹,就像词里的少女,不谙世事,只知沉醉在夏日的美好里。

词牌里的夏天,是诗意的,是浪漫的;更是朴素的,是烟火的。那些词人笔下的夏景,那些藏在词牌里的情愫,都是我们日常能见到、能感受到的。《西江月》里的“清风半夜鸣蝉”,是我们每个夏夜都能听到的声响;《浣溪沙》里的“簌簌衣巾落枣花”,是浅夏里最寻常的烟火;《蝶恋花》里的“庭院深深深几许,杨柳堆烟,帘幕无重数”,是夏日庭院里最常见的景致。

翻着这些词牌,忽然觉得,夏天从来都没有变过。千百年前,词人用笔墨记录下夏天的美好,千百年后,我们依旧在这相同的景致里,感受着夏天的温柔与欢喜。蝉鸣依旧,蛙声依旧,清风依旧,那些藏在词牌里的夏天,穿越千年时光,依旧鲜活,依旧动人。

浅夏的风还在吹,蝉鸣还在响,窗外的荷花渐渐绽放。闲坐窗前,读关于夏的词牌一阙,品一口淡茶,看一阵夏景,心里便满是安宁。词牌里的夏天,没有盛夏的燥热,没有尘世的喧嚣,只有朴素的美好,只有烟火的温柔,就像我们寻常的日子,平淡却又充满欢喜。

那些流传千年的词牌,就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夏天的诗意与温柔。它让我们明白,夏天不仅仅是燥热与喧嚣,还有清风、明月、蝉鸣、荷香,还有藏在寻常日子里的小美好。愿我们都能在这个夏天,静下心来,谈一谈词牌里的夏,感受那份穿越千年的温柔,在平凡的日子里,寻得一份诗意与安宁。

温文尔雅的说教,不是锦上添花的品行修饰,而是安身立命,世代存续的生存铁律。

而与之一条街之隔的平遥县衙,恰好为这份民间信义托住了底线。原来,这里独一无二的城市布局,藏着古人最通透的人间经济学。官有官的法度,商有商的信义,律法约束贪婪,信义托举生计,二者共生,互相制衡,才造就了明清时期,平遥近五百年的繁华昌盛。

吃完一碗饸饹面,随着酸辣鲜香的烟火味满足了口腹之欲,整个人也通透了不少。世人总爱将诚信挂在嘴边,可平遥古城用百年兴衰告诉我们:真正的诚信,是浮沉俗世里,人人赖以立身的生存底线,是利欲诱惑下,依旧恪守本心的清醒与敬畏。

其实,人这一生,无论经商处世,还是行走人间,精明只能换来一时所得,唯有本分与信义,方能走得长远。晚风拂过,古城悠悠,漫漫风尘似乎在提醒我们,守住本心,才是一生修行。

与体面,时隔数十年,依旧妥帖地藏在记忆深处。

后来爸妈工作调动,举家迁居黄石。路途迢迢,家中诸多旧物只得忍痛舍弃,唯独这台缝纫机,被母亲一路悉心携带新居。

彼时,搬进城市高楼之后,邻里疏离,很少有人登门求衣补衫了。即便如此,妈妈依旧时常购布,为家人缝制衣裳。可成年后的我们,更偏爱商场里的成衣,再没有儿时穿上手工新衣的欢喜。妈妈眼角总会掠过一丝落寞,我读懂了她的心绪,每次回家都会特意穿上她亲手缝制的衣裳,只为让她看见,她的手艺与爱意,我们始终珍惜感念。

流年辗转,爸爸走了,老房拆迁,妈妈迁居小区小屋。搬离旧居时,家具器物精简大半,可她义无反顾带走的,仍有这台相守许久的缝纫机。

昔日不停转动的缝纫机渐渐沉寂,锈迹悄然爬上身,偶尔踩踏还会卡顿滞涩,恰如妈妈日渐衰弱的身体,穿针引线愈发费力迟缓。可生性坚韧的她从未向病痛低头,四处借阅购置医药书籍,安坐缝纫机旁,日夜翻看,反复研读,字字琢磨,句句体悟,久病成医的她,对自身病症通透明晰,从容面对,连主治医师都为之赞叹。

缝纫机成了妈妈晚年的精神归处。她记忆衰退,便在机台上记事备忘,案头常备医书歌本,书香曲韵相

让旅途慢一些

□ 马亚伟

在网上看到一则短视频,说的是高铁与火车的区别。“高铁上的是时间,火车上的是生活。”“火车是人间烟火的相逢,高铁是朝九晚五的奔波。”“高铁很快,快到你可能记不清邻座的长相;火车很慢,慢到你可以听一个人讲完他的一生。”我瞬间被打动了。这几句话拨动了我心底一根冷落很久的弦,这根弦在快节奏的生活中,成了一个简单的符号,尘封在记忆的角落里。

记得多年前,我坐那种绿皮火车往返于家与学校之间。那几年以故乡为起点,以学校为终点的绿皮火车时光,也是我青春岁月的一部分。

“火车很慢,慢到你可以听一个人讲完他的一生。”当年我在火车上结识了一位笔友,有过一段难忘的经历。那时没有手机,寂寞的路途中,有缘同行的便成了最温暖的慰藉。记得那次,我对面坐着一位大哥,看样子年龄比我大很多。他是个健谈的人,他由窗外的树说到南方与北方的区别,再说到他家乡的特色,最后说到他的生活。原来他也是去远方上大学,不过是娶妻生子后考上大学的那种。他说羡慕我们年轻人可以天马行空,无拘无束。我那时正热衷于交笔友,于是主动提出跟他交个笔友,他爽快地答应了。那个年代的人淳朴,一段旅途相伴就觉得心与心的距离那么近。

我的一位同学的经历更离奇,她在火车上结识了一位心仪的男生,两个人谈起了恋爱。虽然那段恋爱因为距离原因无疾而终,但却是她一生的挚爱珍藏。我想起木心的《从前慢》: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,车、马、邮件都很慢,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”如今的高铁速度太快,快得让我们懒得去关注同行的人。“十年修得同船渡”这句话也变得轻飘飘的,我们觉得对面的旅客远不如一部手机有吸引力。

想到这些,我觉得“漫漫旅途”这样的字眼特别有味道。“漫”没有漫长的焦躁,反而有浪漫享受。漫漫旅途中,有不断变幻的车窗外的风景,还有精彩纷呈的车窗里的故事。我想起丰子恺先生,他从家乡去省城,乘车要四个小时,坐船要四天。他选择坐船,因为坐船可以看到更多的风景。其实生活中本没有那么多着急的事,何不放慢速度,充分享受旅途的精彩呢?我很喜欢一个比喻:人生就是一趟旅途。人生的旅途,也可以慢些,再慢些!

伴。她在笔记本上写下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,七字铿锵,尽显半生柔韧,一生向阳的风骨。

如此清宁自守的日子,一晃又是十余年。那次归家探母,为她炖了清淡温润的鱼头豆腐汤,看着她慢慢喝下,安心休养,心底满是愉悦。谁曾想那次离别不久,妈妈便骤然入院,再没能回到这间盛满念想的小屋。临终前,她嘱托家中重要物件未尽话语皆收纳在缝纫机的抽屉与盒夹中……

妈妈远去,小屋空余冷清,满目凄凉。妈妈与缝纫机五十载相守,织就的温柔岁月,淬炼的坚韧品格,早已融入了我的生命肌理。每念及此,仍是满心温热,满眼潮湿。